

世界博物馆书系

荷兰凡·高

HELAN FANGAO MEISHUGUAN

人生短促，艺术永存，让我们徜徉在世界艺术的圣殿，浏览传世瑰宝，
对话艺术大师，去感受他们的智慧，涤荡世俗的纷繁，以澄澈的心灵去
向往更美好的未来。

美术馆

[图文版]

张书珩 刘慕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世界博物馆书系

图文版

荷兰凡·高美术馆

张书珩 刘慕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文版荷兰凡·高美术馆/张书珩,刘慕主编.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2

(世界博物馆书系/张书珩主编)

ISBN 7-80723-137-8

I.图... II.①张... ②刘... III.①美术馆-简介-阿姆斯特丹
②绘画-作品综合集-荷兰-近代 IV.①J156.3-28 ②J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0178 号

世界博物馆书系

主 编	张书珩等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00 千字
印 张	136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37-8/G·74

定 价 480.00 元(全 16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荷兰凡·高美术馆	1	纽恩南的牧师公寓	36
一、凡·高美术馆简介	3	安特卫普雪天的老房子	37
二、精品鉴赏	12	安特卫普码头	38
吃马铃薯的人	12	蔬菜和水果	38
巴黎时期的自画像	13	一篮苹果	39
日本情趣:花魁	14	装苹果的篮子	39
凡·高在阿尔的卧室	15	有铜锅、铜壶和土豆的静物	40
圣玛丽海滩上的船	16	一篮土豆	40
阿尔及利亚的士兵	17	五个鸟巢	41
高更的椅子	18	有圣经的静物	41
丰收景象	19	吸烟的骷髅	42
向日葵	20	翠鸟	43
开花的巴旦杏树	21	蝙蝠	43
麦田飞鸦	22	蒙马特的倾斜小路	44
天空布满乌云的麦田	24	一盆锦紫苏花	45
彩票店前的人群	25	勿忘草和芍药花	46
九月的茅草屋	25	一瓶盛开的鲜花	47
瓶花	26	玻璃杯中的玫瑰	48
秋天的林阴道	27	一瓶菖蒲花	49
去小教堂作礼拜的人	28	女子肖像	50
戴白帽的农妇	29	戴帽男子	51
戴白帽的老妇人	30	坐着的小女孩	52
戴红帽的农妇	31	自画像	53
蓝色背景中的女子肖像	32	戴礼帽的自画像	54
老人肖像	33	女子躯干石膏像	55
农妇	34	裸体躯干石膏像	56
农民进餐	35	裸体躯干石膏像	57
纽恩南的老公墓塔	35	裸体躯干石膏像	58
有四棵树的风景	36	裸体躯干石膏像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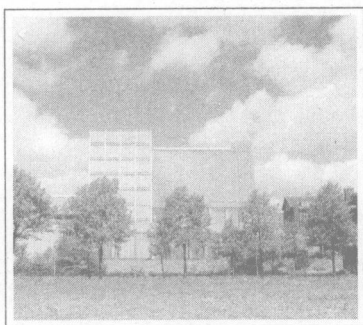
一匹马的石膏像	60	骷髅	87
跪着的男妇石膏像	60	骷髅	88
蒙马特:采石场、风车	61	一双鞋	89
蒙马特:采石场、磨坊	61	开花的果园	89
仿日本版画《梅树》	62	鲜花盛开的果园	90
苦艾酒	63	开花的果园	90
公园小路	64	开花的杏树	91
蒙马特街景	64	一株梨花	92
蒙马特的菜园	65	阿尔的凡·高公寓	93
蒙马特菜园	65	远处有小山的麦田	93
埃斯尼尔斯公园中的情侣	66	播种者	94
塞纳河上的大杰特桥	66	医院的庭园	94
观景台的入口	67	独眼男子肖像	95
摇篮边的女人	68	卡米尔·罗伦肖像	96
铃鼓咖啡馆的女人	69	持调色板的自画像	97
麦田上的飞鸦	70	医院的门厅	98
灌木丛中	70	采石场入口	99
灌木丛	71	收割人劳作在麦田	99
灌木丛中	72	田野中的两只兔子	100
林中小路	73	斜坡上的橄榄树	100
一盘柠檬	74	橄榄树	101
克利希的大马路	74	灌木丛中	101
酒瓶和一盘柠檬	75	阿尔的果树	102
园中的向日葵	76	橄榄树丛	102
自画像	77	落叶中散步	103
自画像	78	蟹肉	104
自画像	79	深夜(仿米勒)	104
自画像	80	锄干草的人	105
自画像	81	捆麦秸者	106
自画像	82	剪羊毛的人	107
戴礼帽的自画像	83	打谷者	108
吸烟斗的自画像	84	奥韦尔的风景	109
戴草帽的自画像	85	农舍和两个农妇	109
自画像	86	朵蕊尼花园	110

奥韦尔的日落景色	110	负重的煤矿女工	135
树根和树干	111	木匠工厂,从艺术家的画室看	135
乡村小屋和柏树	111	种土豆的农民(局部)	136
罂粟花和蝴蝶	112	静物	138
玫瑰花和甲虫	113	静物	138
黄色背景的鸢尾花	114	牛车	139
柏树和两个女子	115	坐在织机前的纺织工人	139
劈木头的人	116	戴白帽的农妇	140
复活的拉撒路	117	戴绿帽的农妇	141
田野景色	117	戴棕帽的农妇	142
煤矿咖啡馆	118	戴黑帽的农妇	143
圣雷米医院的庭园	118	男子头像	144
岩石和树	119	吸烟斗的男子	145
圣雷米医院的庭园	119	坐在桌旁的农夫	146
麦田和柏树	120	扫地的农妇	147
远处的工厂	120	挖地的农夫	148
文森特·凡·高	121	田野里的麦垛	149
池塘边	122	有黄草帽的静物	150
芒果树下(马丁尼克岛)	122	木屐、陶器和瓶子	150
名为“悲惨世界”的自画像	123	三个鸟巢	151
布列塔尼女子头像	123	牡丹和玫瑰	151
凡·高画向日葵	124	鲜花	152
雪中的巴黎	124	鲜花	153
附:奥特卢 克洛勒·穆尔美术馆	125	面包卷、肉和苹果	153
一、克洛勒·穆尔美术馆简介	127	酒瓶和玫瑰花	154
二、精品鉴赏	128	腌鲱鱼	155
吃土豆的人	128	蒙马特风车印象	156
餐馆一角	129	加莱特磨坊	158
橄榄树	130	茂盛的草地	158
阿尔的吊桥	131	瓶中鲜花	159
盛开的桃花	132	有石膏像的静物	160
夜晚露天咖啡座	133	一篮苹果	161
夕阳下的播种者	134	四支向日葵	161
		自画像	162

黄色盘中的土豆	163
秋天的落叶	163
农家住宅前的草垛	164
柏树和开花的果园	164
绿色的葡萄园	165
阳光下的柳树	165
阿尔国民公园的小路	166
春天的麦田	166
演员肖像	167
朱阿夫部队的米勒	168
圣雷米医院的庭园	169
橄榄树和采摘者	170
圣雷米附近的群山风景	170
阳光下收割者劳作的麦田	171
月亮升起的田野	171
柏树和两位女士	172
常春藤树丛	173
山中的沟谷	173
桌上的静物	174
高山牧场	174
松树林	175
有一所房子三棵树风景	175
波尔塞斯像	176
植着柏树的大路	177
吉诺克斯太太	178

悲伤的老人	179
善良的撒马利亚人	180
播种者	181
坐在火炉边抽雪茄的女人	182
抱儿子的女人	183
织机前的纺织工人	184
附:私人藏凡·高作品鉴赏	185
普罗旺斯的老农	187
抽烟斗的自画像	188
加歇医生像	189
掘地的人	190
一只绿鹦鹉	191
巴黎7月14日	192
红色菖蒲花	193
红色菖蒲花	194
加莱特磨坊	195
瓶中鲜花	196
埃斯尼尔斯的利普普饭店	197
坐在草地中的格蕾斯小姐	198
唐吉老爹像	199
巴黎凡高住处外的风景	200
蓝色搪瓷咖啡壶、陶罐和水果	201
盛开的杏花	201

荷兰凡·高美术馆



一、凡·高美术馆简介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博物馆广场上，国立博物馆和市立美术馆之间，矗立着一座以玻璃和墙壁组成、呈几何构造的四层现代建筑，这就是专门集中收藏、展示生前逝后曾遭世人冷落的著名印象派画家凡·高作品的凡·高美术馆。

1963年动工，1973年才正式对外开放的凡·高美术馆，由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也是著名家具设计师的荷兰建筑家里特维尔德设计，细部设计则由他的学生深化和完成。美术馆中央的通风设计，使每一层都可用自然采光。连接四个楼层、楼梯和楼梯间的平台，采用开放式设计，仿佛没有任何支撑般飘浮在空中。由于建造时按每年6万人次参观设计，面积并不大，后来因每年参观人数超过百万，又开始建造新馆。新馆位于原美术馆入口门厅对面的公园里，为了配合凡·高美术馆新馆的建设，丹麦景观建筑师英瓦尔·安德森对整个公园进行了重新规划。新馆在设计中采用了里特维尔德式建筑风格，通过弧线、圆形和椭圆的运用，由直线和网格构成的抽象的几何形式，使新馆的特征得以充分表现。新馆与老馆通过地下通道相连。新馆外观呈新月形，面对庭院一侧的立面有一些微微的倾斜。半圆形的地下庭院是一处水流喷涌的水庭，地下的展廊与展厅被椭圆形的池塘环绕着，在室内外创造了一处中介式的空间。在正方形展厅的夹层部分，作为一处永久展示空间，展出由凡·高本人收藏的日本浮世绘作品。美术馆的外观以玻璃和墙壁组成，四层楼的建筑

物，每一层都可自然采光，而且建筑物的中央有通风设计。凡·高美术馆新展馆于1999年6月落成。如今凡·高美术馆新老馆共同构成了阿姆斯特丹最受欢迎的名胜之一。

1853年3月30日，文森特·凡·高出生在荷兰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小村庄格罗涅忒-松丹特，他父亲是基督教新教牧师。凡·高自幼喜爱描画，这种愿望得到了双亲的鼓励。十六岁时，凡·高结束学业，但对今后的志向，仍茫然无所知。他的叔叔当时在做画商，他给侄子在画行海牙总行谋到一份职员差事。

凡·高还曾在伦敦和巴黎度过四年时光。他对艺术日益着迷，因此经商的兴趣也就愈发淡漠，1876年他被公司解雇，返回故乡荷兰。

此时的凡·高，对终生志向仍然把握不定。他一边博览群书，一边绘画，心中萌发了强烈的宗教热忱。他渴望为社会服务，于是前往肯特郡南斯给特，担任语文教师；后来又转到伦敦附近的伊斯尔沃斯，担任小学教师，兼任传教士。

同年圣诞节，他回到荷兰，与家人团聚。数月之后，他启程前往阿姆斯特丹，学习神学。1879年6月，他来到贫困的矿区，任非神职牧师。他在那里尽管生活一贫如洗，却怀着满腔的宗教热忱，忘我地工作，终于因为精神过度紧张，而被解除牧师职务。

矿工贫穷悲惨的生活不仅激起了凡·高传播福音、改良社会的雄心，而且唤起了他的艺术热情。他写道：“我经常画至深夜，既为了留作纪念，也为了加深我对周遭事物情不自禁的感触。”

他的传教活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这段生活对他来说并不是没有益处。在矿区的八个月，他画了大量的素描，而且正是在这里，使他立志献身艺术。他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弟弟提奥，提奥担心哥哥的生计，答应供养

他。

1880年10月,凡·高前往布鲁塞尔,学习解剖学、透视学,可是由于经济拮据,被迫辍学回家。而不久后,家人对他也冷淡下来。凡·高行为一向有些古怪,现在越发令人难以忍受,他狂热地爱上寡居的表姐,而他的表姐却回绝了他的求爱,避开他。就他的新志向,他与父亲也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凡·高再度离家,前往海牙。

在海牙,他受到母亲家族的一位亲戚安东·毛弗的鼓励,从此专心致力于绘画。他在寻找模特儿时,邂逅沦为妓女的克里斯汀·霍尼,凡·高诚心搭救她,请她与自己同住。克里斯汀在他们同居的日子里,生下一个男孩儿,凡·高十分疼爱这个孩子,尽管孩子非他亲生。但是,他终究难以抗拒家庭的强大压力,最后还是离开了克里斯汀,重新回到家中。

此时,凡·高一家已迁居鲁恩。凡·高在家居住期间,画技有了惊人的进步,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画了近二百件习作。他反反复复描摹农民骨节粗大的手,这些习作为他创作“吃马铃薯的人”奠定了基础。

凡·高在画技上日臻成熟。他画了很多素描,描绘织布工和其他工人等,因为他仍然是个热衷于对社会进行评说的人。1885年冬,父亲突然逝世,凡·高凭着菲薄的资产,前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考取了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入学后,他没日没夜地绘画,终致积劳成疾,一个月后,他与教授发生争执,于是退学,前往巴黎。巴黎重新点燃了凡·高的绘画激情,尽管那时他已三十三岁,却以小学生的认真和专注,开始学习。他的弟弟——一位精明能干的年轻画商——为他引见了巴黎艺术界的大批名流,他结识了土鲁兹-劳特累克、毕沙罗、修拉等人,更与画家高更结成莫逆之交。

凡·高与这些艺术家在一起,获益很大,他独特的人格风格也于此时慢慢形成。

这一时期，凡·高创作了“自画像”和《唐吉老爹》。在巴黎，他接触到印象主义和其他前卫运动，与其他艺术家私交甚笃，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绘画。他的技法，尤其是用色开始转变而富于新意，不仅如此，巴黎还影响了他的作品主题。在他的画中，社会和道德的寓意开始消失。素描中出现了不少饶有情趣的都市风光，例如《克利希林荫大道》、《勒皮克街文森特寓所的窗外景象》等等，这些素描的手法与他的油画非常相似。

可是，就在这时候，凡·高面对准备结婚的提奥，深感自己拖累了弟弟，于是他决定离开曾度过两年充实光阴的巴黎，到南方去。

1888年2月，凡·高抵达普罗旺斯省阿尔镇。他买来颜料，着手创作，同年5月，他完成了《昂格拉桥》和《丰收景象》。他在拉马丁广场发现“黄屋”，于是租下，满怀希望地要把这里变成艺术家的殿堂。

他写信邀请高更来与同住，高更接受了邀请，10月下旬到达阿尔。在此之前，凡·高已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两幅《夜晚的咖啡馆》和著名的卧室图。

凡·高和高更在黄屋同住了两个月，这是他一生中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可是，这两位艺术家却个性不和，时常大吵大闹。12月的一个晚上，凡·高手握锋利的剃刀，威胁要割断高更的喉咙，高更慌忙躲进附近的旅店，而凡·高狂乱之下，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并将之送给一位妓女。

凡·高因为精神错乱和失血过多而被送进医院，一直住到翌年1月初。出院后，他一连数星期，创作了几幅情调特别宁静安详的作品，其中包括一幅《向日葵》。

2月初，他再次住院，时间不长，可是出院后，阿尔镇的部分居民联名请愿，要求将他隔离，结果当局下令将凡·高关入精神病院。5月，凡·高心情极度沮丧，答应住进圣雷米精神病院。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高在疯人院期间,他的作品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售出,这幅作品曾在布鲁塞尔展出过。凡·高离开圣雷米后,前往巴黎小住,看望弟弟和弟媳,不久后,来到巴黎以北的奥韦尔乡下。加歇医生负责照料他,并成为他笔下著名肖像中的人物。

一连数月,凡·高的健康状况似乎日见好转,然而,他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著名的《麦田飞鸦》之作暗示了他内心深处的悲哀。

1890年7月27日,凡·高走入一片田野,掏出手枪,朝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两天后,他与世长辞,只有他的朋友加歇医生和弟弟提奥在他的身边。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凡·高创作了约870幅油画和1200件素描。由于画家生前死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未能获得世界艺术与收藏界的公正评价,他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也幸运地较为完整地保存在了他的家人手中,并最终成为凡·高美术馆的核心收藏,为世界所瞩目。而后来这一切要归功于全力支持凡·高艺术创作的凡·高的弟弟提奥。随着凡·高被全世界所熟知,提奥担心这些画作散落,便以捐出收藏为条件,向阿姆斯特丹及荷兰政府请求提供永久的收藏场所。1962年,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决定由政府提供土地,国家负担经费,建立凡·高美术馆。1973年凡·高美术馆以国立美术馆的名义正式对外开放。

凡·高美术馆收藏有200余幅凡·高的油画,约占凡·高油画的四分之一;500余幅素描,约占凡·高素描的一半以上;几乎全部信件700余封;凡·高珍藏的浮世绘以及其他一些画家的作品,比如高更和劳特累克笔下的凡·高肖像,高更和贝尔纳的自画像等。

凡·高美术馆按凡·高创作的荷兰时期、巴黎时期(1886年)、阿尔时期(1888年)至圣雷米和奥韦尔时期(1890年)的顺序展出各个时期的艺术作品。

荷兰时期

凡·高绘画分期的第一期,始于他刚矢志要成为画家,结束在布鲁塞尔的传教工作之际。馆内收藏的代表作有《吃马铃薯的人》(1885),描绘他所熟悉的矿工困苦的生活。此时,他的画作颜色灰暗,带有十分强烈的写实色彩。凡·高的画作几乎全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历,而没有神话故事、战争、历史、《圣经》题材,据他自己的说法,这是由于他想描绘这些与他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民,因为“他们还没有入过画”。

这幅《吃马铃薯的人》和凡·高后来色彩鲜艳强烈的画作形成很明显的对比,也不同于他后来描绘的肖像那样注入那么多的主观情感,而是很客观地将贫困的矿坑生活描写出来。画中人物紧皱的眉头,呆滞的眼神,疲惫无力的动作,都呈现出生活的艰难及工作的辛劳,可以说是凡·高这个时期代表作。

巴黎时期

在经历了第二次求婚的失败,以及父亲的去世之后,凡·高辗转来到巴黎,进入了绘画分期的第二阶段。本来想到美术学院学习的他,由于与老师的理论不合,才入学一个月即遭到退学。但此时在巴黎的凡·高,受到当地人文气氛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画风,画出馆藏中闻名遐迩的《自画像》(1887)、模仿日本浮世绘的《日本情趣:花魁(模仿英泉)》(1887)等作品。在这段受到各种绘画启发的时间,不到两年,凡·高便作了200多幅的油画,时约1886年3月至1888年2月左右。

阿尔时期

1888年2月之后,凡·高移居法国南部的阿尔,一心一意地想成立“艺术家之家”。他认为热爱艺术的好友是应该一起生活的。但是,虽然凡·高十分努力,当时的画家们却反应冷淡,只有高更愿意前来凡·高的“黄屋”。凡·高为高更此举深深感动,便埋首创作他的名作《向日葵》,希望在高更到来前用向日葵的画作装饰整个画室。这个时期的凡·高接触了南方温暖的阳光,感情及色彩的表现也更强烈。在15个月里,他完成了包括《凡·高的卧室》、《阿尔及利亚的士兵》(1888)等190幅作品,画面中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

圣雷米时期

能与高更共同生活,凡·高满怀憧憬,但这种美好的日子只持续了两个月。由于两人的个性都十分强烈,日常生活中常起摩擦,高更便萌生了离去的念头。除此之外,也极有可能是因为高更无法承载凡·高的情感要求,以致落得不欢而散的结局。此后,凡·高由于这个悲剧的打击,罹患了周期性的精神病,被送进圣雷米的精神病院。这段时间,凡·高忍受着发病时的极度痛苦,仍然在1889年5月至次年5月这段日子里继续创作。馆藏中此时的作品有《紫色鸢尾花》(1890)、《开花的巴旦杏树枝》(1890)、《抱着头的老人》等,画面常如火焰燃烧一般。

奥维尔时期

1889年,凡·高经由弟弟提奥的安排,住进位于巴黎近郊的城镇奥韦尔·舒尔·奥文斯。在这个风景酷似

家乡，又有熟悉的医师加歇治疗的地方，凡·高的心情稍稍得以平静，但自认与弟弟逐渐疏远的孤独感，及发病时期的恐惧无助，依然无法得到缓解。此时凡·高惟一的精神寄托，就是与弟弟不断地通信，以这种手足之情作为支持他生活下去的力量。但是在一次提奥无意间因尚未支领薪水，无法汇款给凡·高而发的牢骚中，凡·高受了很大的刺激，认为这种他惟一倚赖的情感不可信任了，于是便中断了与弟弟的联系，对人生彻底地失去了希望。不多久，他便在麦田的深处，用手枪自尽了。虽然凡·高的伤是可以治疗的，提奥也在获知消息后立刻赶到他的身边守护，但他已完全丧失求生的意志，拒绝接受治疗，在第二天早上便离开了人世。在奥韦尔，凡·高仅停留了短短的两个月，馆藏中收有他此时令人心悸的作品《麦田飞鸦》(1890)及《天空布满乌云的麦田》(1890)等。这两幅画虽然描绘的都是静态的麦田景致，但画面中已强烈地表现出他的不安及对死亡即将逼近的预感。

其他馆藏

除了凡·高主要时期的绘画之外，馆内也收藏了与凡·高同期的画家劳特累克、高更所作的凡·高肖像画，可以自不同的角度理解凡·高。劳特累克的凡·高肖像画《在铃鼓咖啡馆的凡·高》，呈现出凡·高的些许忧郁，以及对事物急欲了解的姿态，凡·高明显的侧面及专注的眼神是这幅画描绘的重点。而高更作的《画向日葵的凡·高》则呈现出凡·高专注描绘向日葵的神情，呈现了凡·高对喜好事物的固执及热切。看不见其他事物，专注作画的凡·高，在高更笔下的神情有如被向日葵迷恋住一般，这也许也投射了高更对凡·高情感的想法。蒙迪利、杜米埃、马奈、修拉等画家的作品，则有助于了解凡·高所处的时代展现的风格及发掘凡·高的特异之处。此